蛾術編

蛾術編卷六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挍刊

說制二

六鄉

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賈疏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五家爲一比云云序官鄭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

六遂賈疏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于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四同蔡德晉曰比閭以五爲數族獨以四爲數者以用四則成百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正齊也此與訂義朱氏第三便著四數之說相發明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先王因農事

廛田百畞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至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者十二萬家賈疏云遠郊內地四面相距二百里故四同每同九萬夫故三十六萬夫之地山陵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除十五萬夫餘九萬夫廛里已下九者雖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

萬家解之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為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定數也案此段于國中四同之地推算最精據賈氏以山陵林麓等項無溝洫在內則十二萬夫尚宜除去治溝洫若干夫鶴壽案廛里以下九萬家所受者即六鄉之餘地也六鄉之餘地不除治洫治澮之夫鄉遂制田以溝洫都鄙制田以邱甸是以都鄙有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則否無他形執使之然耳都鄙之制十里為成甸以八里居一成之中則旁餘一里百里為同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居一同之中則旁餘十里甸之外無洫至成成而後有洫也故一里為治洫之夫六十四成之外無澮至同而後有澮也故十里為治澮之夫若溝洫之地亦可以十里百里計而不為成則無甸是故

澮與洫遇而有百夫川與川遇而有萬夫百夫之田九遂九溝九之而爲十里萬夫之田九洫九澮九之而爲百里無餘也無餘則安得有治洫治澮之夫哉然則鄉遂之溝洫受田出稅之家自治之而已自治之而猶稅之者稅輕也都鄙之稅重故不稅其治洫治澮之夫以是爲均而已矣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耕者近門工賈近市是爲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周之賦祿以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士田即祿田也有功而賞曰賞田公叔痤與韓趙戰而勝魏王以賞田百萬祿之亦謂之加田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云工商食官周書云縣鄙商旅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牛田牧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萊夷泰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多衍六畜易蕃也

六遂

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以歲

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敎之稼穡鄭注鄰里鄼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賈疏鄉遂彼此相如細論之仍有小異以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也陳祥道曰邦甸之內置六遂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也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鄼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鶴壽案二百里爲甸積十二同凡百有八萬夫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除三

十萬夫其餘七十八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三而當六得上地三十六萬夫共置三十六萬家其中六遂每六家受十三夫當上地六夫共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置出稅者七萬五千家公邑三等地亦每六家受十三夫當上地六夫共受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置出稅者二十八萬五千家甸地亦無洽洫洽澮之夫六遂之餘地皆爲公邑稍縣畺采地之外亦皆爲公邑但甸之公邑與稍縣畺之公邑截然不同甸之公邑用溝洫法稍縣畺之公邑用井田法康成謂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此公邑專指甸之公邑也其制田與鄉遂同用溝洫法若稍縣畺之公邑其制田與采地同用井田法蓋采邑無定數既封則爲采邑未封則爲公邑若稍縣畺之公邑本爲溝洫豈分采之時復改爲井田哉

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

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鄭志荅張逸問云六鄉之民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又云三分去一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同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剩致此可得十五萬人但內應

除去治溝治洫若干因無法見經故出賦之夫亦未可定舉其大略法亦可見矣鶴壽案遂之稅與都鄙同而其受田也率六家而餘一夫而故稅雖重而不困蓋其所常稅者家止二夫而不及其餘夫則與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何異也且有其夫而鄉之然後出其稅既無其夫則何稅之云乎論者以康成于都鄙明言出田稅之夫而于鄉遂不言因謂其閒治溝洫之夫出稅與否尚未可定不知康成言六鄉受田十二萬家即出田稅之家也則六遂受田三十六萬家亦即出田稅之家也不出田稅者特六遂之六萬夫耳然係三十六萬家之所兼受也是無不出稅之家矣先生疑鄉遂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夫蓋未細玩鄭注也

鄉遂出車

禮記坊記疏據司馬法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

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質人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春秋作邱甲疏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

鄉遂出軍未見經注惟正義有此二條民共車馬甲兵之屬孔就邦國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國家共車馬甲兵之屬孔就鄉遂言則廛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小

雅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璞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里也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亦得而毛傳解為出車就馬于牧地亦足證車為國家所共矣

三等采地

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鄭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賈疏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

同在家邑

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

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地事謂農

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都鄙三等采地是也云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成今不言十里

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閒有洫井閒有溝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爲縣者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者都方三十二里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九百夫云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得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出稅鄭言此者見經四

邱為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為成而言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已上竝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為同同閒有澮今就匠人為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九萬夫云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甸方八

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截一行六十四井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不出稅四成積爲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八十截一行八十井爲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

夫治澮者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更加五里爲大
夫之家邑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爲六卿
之采地四都方百里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但據百
里開方之即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
餘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近
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井田之法備于
一同也云今止于都者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
而言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天子百里之國謂
大都一都之田稅入王餘三都留自入五十里之國謂
小都一縣之田稅入王餘三縣留自入二十五里之國

謂家邑一甸之田稅入王餘三甸畱自入鄭具言此者欲見四邱爲甸甸是家邑四甸爲縣是小都四縣爲都是大都皆據四之一都稅入于王者而言晦百爲夫一夫之地方百步夫三爲屋屋具也具出穀稅屋三爲井似井字井十爲通通據一成一畔通頭而言通爲匹馬十井九十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惟有三十家使出匹馬三人通十爲成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

亦引司馬法是畿外邦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十成為終據一同一畔終頭而言終千井三千家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所計皆如上一成為法其餘可知鶴壽

案三等采地在稍縣畺采地之餘皆為公邑三百里為稍積二十同凡百有八十萬夫山澤邑居除五十萬夫其餘百有三十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三而當六得上地六十萬夫共置六十萬家其中采地以王朝佐卿之大夫三十六人計之每人千七百五十七井七夫三十一畝二三分五厘凡穀土三等地十六萬八千四百八十夫置出稅者七萬七千七百六十家溝洫三等地九萬四千七百七十夫置治洫者四萬三千七百四十家畎澮三等地十四萬八千有七十八夫十二畝五分置治澮者六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家不足山澤邑居十五萬八十二百有三夫十二畝五分通計大夫之采三十六萬居地五十六萬九千五百三十一夫二十五

畝置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家其餘則爲公邑四百里爲縣積二十八同凡二百五十二萬夫山澤邑居除七十萬夫其餘百有八十二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三而當六得上地八十四萬夫共置八十四萬家其中采地以王朝佐卿之上士四十八人計之每人千一百七十一井七夫八十七畝五分凡穀土三等地十四萬九千七百六十夫置出稅者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家溝洫三等地八萬四千二百四十夫置治洫者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家畎澮三等地十三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夫置治澮者六萬有七百五十家山澤邑居十四萬有六百二十五夫通計上士之采四十八居地五十萬六千二百五十夫置十六萬八千七百五十家其餘則爲公邑五百里爲畺積三十六同凡三百二十四萬夫山澤邑居除九十萬夫其餘二百三十四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三而當六得上地百有八萬夫共置百有八萬家其中采地以王朝卿六人計之每人二千三百四十三井六夫七十五畝凡穀土三等地三萬七千四百四十夫置出稅者萬七千二百八十家溝洫三等地二萬一千有六十夫置治洫者九千七百二十家畎澮三等地三萬二千九百有六夫二十五畝置

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家不足山澤邑居三萬五千一百五十六夫二十五畝通計鄉之采六居地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二夫五十畝置四萬二千一百八十八家其餘則爲公邑康成所謂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不過欲明采地食者皆四之一故假言里數耳賈疏分百里爲大都五十里爲小都二十五里爲家稍不知縣地並無此制也至于治洫治澮之夫其閒除亦是活法一成九百夫除治洫者三百二十四夫若不滿九百夫則不除若其地山川相錯不得整方十里雖滿九百夫亦不除一同九萬夫除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若不滿九萬夫則不除若其地山川相錯不得整方百里雖滿九萬夫亦不除

攷工記匠人疏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而言言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言

畿內三等都鄙封國之數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二國注以為夏制王制又云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注皆云殷制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千七百七十三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是三代同也其所封之人共包十種畺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竝見王制鄭注鶴壽案王制一篇漢文帝使博士為之將以為漢法故擬畿內封國若干竝非實事也康成忽以為夏制忽以為殷制先生又

牽合小司徒注以爲周制與夏制合今悉刪之古者天子畿內不以封國薛瓚漢書注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秦仲爲西垂大夫而非子居犬邱其後懿王都之未嘗以封秦也況食菜與封國又迥然不同

予

孟子說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康成注王制則以此爲夏制而周則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且周禮三等采地士不在內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又謂其餘以爲祿士者是也孟子以元士受地爲與子男同亦不合則爲傳聞約略之詞可知鴻壽案周人封建之法惟周官與孟子存其大略周官謂大國方五百里舉其封疆也孟子謂大國

方百里舉其穀土也騐而觀之五五二十五周官所述多于孟子二十四倍不知有穀土即有山澤邑居上中下地溝洫澮池山林藪澤山川附庸就各項開除之周官與孟子一也

或疑服虔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專以乘爲甸出矣鄭信南山箋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恐治溝洫之夫但不出田稅未必不出車賦曰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玩其中二字甚分明

或疑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定爲三百家出一乘此但據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而言一成之內尚有治洫之夫一同之內尚有治澮之夫並未除而賈氏疏未之

及何也曰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載師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此舉其大略也三分去一之外又有二法一是二而當一法一是除去治溝洫計算法二者古人往往偏據一端言之今詳論如左

小司徒注成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同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此法除去治溝洫矣卻竝非

二而當一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法二而當一矣卻踦無治溝洫在內若據小司徒注而以二而當一法計之則成五百七十六夫之地實二百八十八家受之其治洫者三百二十四夫之地實一百六十二家受之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之地（加公田算）實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二家受之其治洫者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之地（同上）實一萬三百六十八家受之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同上）實一萬六千二百家受之若據司馬法而以除去溝洫法計之則成三百家實一百

九十二家出稅應除去一百八家治洫同三萬家實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稅加公田算應除去六千九百一十二家治洫一萬八百家治澮

畝百爲夫之夫指地言五家爲比之家指人家言鄭注成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謂五百七十六夫之地耳非謂有若干人家司馬法成三百家謂人家耳非謂三百夫之地賈疏言三十家出三人不言三十夫出三人安得謂家卽是夫而其中無治溝洫乎惟上文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大家族師鄉大夫遂人遂師之夫家則夫指男家指女鄭鍔以爲夫指地家指人則謬耳

詩疏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
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
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其中上地
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此條用二而當一卻不除去溝
洫正司馬法出賦與治溝洫合言之明證
鄭所謂成百井同萬井指井牧而言山林之等先已除
去故無三分去一司馬法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舉大略
而言山林之等亦在其內故言三分去一
鄭遂人注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
之制其餘如此案六遂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故賈

申其意云去山林等其餘如此者皆大判言之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賈正指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以爲大判而言

三分去一之說何以大略則然細別則否賈公彥申鄭載師注義云洛邑千里之中山林多于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又云東都東面雖有平地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據賈此言知大略則然許愼五經異義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

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隁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漢刑法志亦與許叔重合但此數適與鄭小司徒注一成內出稅洽溝洫之數相同孔穎達恐人不明其異故曰異義通山林藪澤

九等言之鄭注小司徒據衍沃平地言之孔不云據井牧言之者小司徒注不用二而當一也鶴壽案以上諸係所論開除之法至有不同其實缺一不可在隨其地而施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三分去一法用于王畿郊內則一井除三夫一成除三百夫一同除三萬夫也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此十八分去五法用于王畿郊外則一井除二夫五十畝一成除二百五十夫一同除二萬五千夫也漢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此百分去三十六法用于侯國者也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此通率二而當一法也春秋傳云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通率之則八而當一也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通率之則五而當一也小司徒注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三十六井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同二千三百有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此亦百里分去三十六法用于都鄙

者也凡核算王畿及侯國先除山澤邑居之數次除通率之數再除治洫治澮之數則得之矣

或疑治溝洫與出稅之夫若就一成言之則出稅多治洫少若就一同言之則治澮洫者反多于出稅者推算之法殊未畫一曰井田之法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滿一同然後有澮繞之則未滿一同但有洫無澮當其未滿一同但就成算則使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當其既滿一同則分出稅之夫以治洫分治洫之夫以治澮是同中出稅治洫之夫即成中專出稅不治洫之夫此二法宜通融而參之不當但執一成以爲定法也至成中出稅之夫多于治洫以洫之人功少同中出稅之夫少于治

澮以澮之人功多但當各就一成一同中計算九十成中治洫者少則自當出稅者多一同中治澮者多則自當出稅者少此二法宜分析而言之不當混爲一以相比較也

同除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計三十六成夫地此三十六成緣邊一面即澮內三面有洫較每成除夫地治洫之法三而殺一當以八千七百四十八夫治此三十六成之洫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夫治澮則其治澮也每十里約五百九十夫每一里約六十夫其治洫也每十里約八十一夫每一里約八夫蓋相差七

倍有半無十倍鄭注不細推及此者以緣邊三十六成既俱不出稅則同力合作以治澮治洫今計其差數不妨區分算之于法本不區分也

或疑鄁鄙既畫井則一成百井内有公田百夫司馬法未除去而賈氏亦不及何也曰賈謂一井中爲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則無九夫鄭據九百畝而言故每云九夫爲井耳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七井一百畝存五十六井八百畝除六十四夫存五百一十二夫矣惟其皆合公田言之故司馬法亦合言之也蓋公田即是所出之稅除去則惟存私田稅何從

出乎

三等采地規制既明今再爲逐節推算稍地共二十同二十萬井內封二十五里之國六十有三每國六百二十五井計三同九十三成七十五井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一同九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存二同八十四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存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夫存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其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

三夫之例推之計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家受十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七夫之地仍有二夫及半夫之地又得一家仍餘三分夫之一縣地共二十八同二十八萬井內封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每國二千五百井共五同二十五成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一同四十五成八十井三百畝存三同七十九成一十九井六百畝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夫存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六夫存四萬五千五百四夫其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夫以六家受

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六家受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之地恰盡都地共三十六同三十六萬井內封百里之國九每國萬井共九同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二同五十成存六同五十成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三十一萬九千一十六夫存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一萬六千二百夫存二萬八千八百夫兩項共存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家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夫之地仍餘七夫之地鶴壽案此再將稍縣都全數細算一番但所謂二十五里

之國六十有三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百里之國九皆非實事未免徒費筆墨然所核夫家之數合計之固甚詳備今姑存之

滿同去存之例每萬夫去五千九百有四存四千有九十六去多于存滿成去存之例每百夫去三十六存六十四存多于去其未滿一成而以井計者何以不除賈謂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今案洫廣深比澮減三倍奇則除夫地減至十倍溝廣深較洫又減半水小而淺其施功較洫又當差百倍不必開除夫地治之矣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蓋卽令出稅者

治溝賈公彥之言非也出賦稅治溝遂農民之本務大爲澮洫以利民又念其施功之難而除夫地治之故有治澮洫不出稅之法先王愛民之至意也溝則無事此鄭注非有所關

據司馬法同三萬家除去治洫澮存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三千人計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凡滿同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四千九十六家出一千人）成三百家除去治洫存一百九十二家出三十人計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凡滿成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六十四家出十人）今稍縣都三等采地既已逐節算明再爲細推出賦實數稍滿同七萬三千

七百二十八夫以六家受十三夫算下倣此計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八千三百七人半滿成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計二萬二千二百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爲地八畝弱依上例出三千四百八十九人五之一强不滿成者共三百三十三夫四夫及半夫之地計一百五十五家受之餘十三之十爲地七十七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二十四人奇縣滿同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計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六爲地四十六畝奇依上例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奇滿成四萬五千五百四

夫計二萬一千一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一爲地八十五畝弱依上例出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奇不滿成者共一百七十七夫計八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九爲地七十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一十三人弱都滿同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計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二爲地九十二畝奇依上例出二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弱滿成二萬八千八百夫計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二千七十七人弱以上通共約可出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以一車士卒七十五人推之得車七百二十七乘

尚餘五十二人有奇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計之得四軍尚餘四千五百七十七人

同之民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其役稍重成之民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其役較輕所以不同者蓋同中除治澮者多成中除治洫者少澮之功雖倍洫究之洫澮所以爲民軍賦所以奉上故又以此均之鶴壽案以上二條再就稍縣都三處細算受田家數以見出賦實數

同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車百乘計一百二十二家出一乘則一萬二千二百家已可出百乘尚餘八十八家約一百二十二家又百分之八十八出一乘凡滿

同者皆以此爲例成一百九十二家出車一乘凡滿成者皆以此爲例今再爲逐節推之稍滿同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可出二百七十六乘又十之九滿成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三不滿成一百五十五家計一乘尚少三十七家僅十之八縣滿同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可出四百十六乘又十之九滿成二萬一千一家可出一百十三乘又十之一分七不滿成八十一家計一乘尚少一百七家僅十之四都滿同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可出八百三十乘又十之七滿成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六

以上通共得一千八百六十七乘其畸零者又約得四乘十之七約三等都鄙所出士卒人數僅得七百二十七乘而所出車有如此則車多而人少孔穎達云鄉遂皆但出人而不出車車竝國家所給然則都鄙之車既有贏餘其必通融給用可知鶴壽案此一條再就稍縣都三處細算出車若干以見都鄙車多人少當與鄉遂通用然鄉遂之車既是公家所給則亦未必取之于都鄙也旁加之地鄭以爲治溝洫而王次點指爲山川城郭此不知成與同既屬出稅出賦之夫則鄭所計自已除去三分之一矣陳君舉言一成百井八百家而司馬法只言三百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番休者常五百

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此不知治溝洫法又不知二而當一法也陳及之言周制于六十四井之中每七家賦一人凡七十五人故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徒二十人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故五百十二家止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畱以須後此不知王畿邦國之分而臆造十七家遣一人之說且不知二而當一而臆造五百十二家只征發三百家之說也

小司徒所計民數家出二人半者乃六鄉之制若六遂

則家出二人都鄙則四家六家出一人不等矣所謂家一人者乃單指正卒而言也司馬法有二法所謂成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乃指王畿都鄙而言所謂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指邦國而言內俱當除治洫澮又二而當一計算以上所說皆調兵之法至于臨敵自有卒伍之法在亦不得混而為一也王氏與之訂義以周家調民為兵凡有四法其一小司徒大司馬可任者家三人二人其二小司徒起徒役家一人其三漢志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其四鄭注三百家出三十人所列四法殊不分明又載陳君舉說以六

十四井出七十五人之說與六鄉家二人半之說合爲一遂謂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擇七十五人用之旣合王畿邦國以爲一又不知二而當一遂謂甸出七十五人乃七家賦一兵王畿邦國同也不知七家賦一兵約略之詞據此以斷周官一槪皆用此法何鹵莽之甚邪

詩信南山維禹甸之鄭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孔疏甸字旣訓爲治又音爲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是以治爲義地官小司徒四邱爲甸注云甸之

言乘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與維禹㴲之之㴲同郊特牲邱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知甸居一成中者以匠人旣云十里爲成郎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旁一里以治洫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

地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鄭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是掌都鄙云邱乘者舉中言之

　四處公邑

地官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注公邑謂六遂餘地

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
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甸凡七
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賈疏郊外曰甸甸在遠郊
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公邑也但自甸以
外至稍縣畺四處皆有公邑公邑乃六遂餘地六鄉之
內有九等田無公邑云自此以外皆然者太宰九賦有
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二百里外
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惟九十三國明自外
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有四處也云天子使
大夫治之者以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

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以二百里爲一節故二百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四百五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縣正下大夫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甸亦七萬五千家六鄉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陳祥道曰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于此也公邑閒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遂人與縣師預焉遂人掌野自百里至五百里皆曰野縣師掌邦國都鄙謂甸郊里之地域鄭康成謂二百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義當然

也鶴壽案甸地十二同除六遂之外其公邑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六鄉之餘夫出耕焉餘夫不足以盡之則尚當有商賈芻牧之人受之稍地二十同除大夫采三十六之外其公邑穀土三等地三十六萬四千夫置出稅者十六萬八千家溝洫三等地二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夫置治洫者九萬四千五百家甽澮三等地三十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一夫八十七畝五分置治澮者十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家有奇山澤邑居三十四萬一千七百十六夫八十七畝五分凡稍之公邑居地百二十三萬九千有四百六十八夫七十五畝其置四十一萬有百五十六家縣地二十八同除上士采四十八之外其公邑穀土三等地五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二夫置出稅者二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四家溝洫三等地三十三萬五千有八十八夫置治洫者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六家甽澮三等地五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夫置治澮者二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家山澤邑居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夫凡縣之公邑居地二百有萬三千七百五十共置六十七萬一千二百五十家置地三十六同除鄉采六之外其公邑穀土三等地九十二萬一千有二十四夫置出稅者四十二萬五千有八十

八家溝洫三等地五十一萬八千有七十六夫置治洫者二十三萬九千一百十二家畎澮三等地八十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夫七十五畝置治澮者三十七萬三千六百十二家有奇山澤邑居八十六萬四千八百四十三夫七十五畝凡疊之公邑居地三百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七夫五十畝共置百有三萬七千八百十二家

公邑各有典邑大夫漢宣帝時美陽得鼎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即典邑大夫也

禮記坊記疏兵賦之法畿內六鄉家出一人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遂同

遂之餘地即所謂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縣士注封則爲

采地未封則爲公邑公邑雖稱餘地實多于遂幾倍準之稍縣都亦多于采地幾倍以公邑太宰九賦所出天子使大夫治之其地宜廣也

采地之外餘地在夏殷則六十四同九十六成周則六十五同八十一成三十井一爲祿士一爲閒田夏謂之閒田周謂之公邑其實一也其祿士之內又包二條一是元士卽所云天子之元士不與鄭謂不在封國數中是也一是公卿之子父死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卽所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也二者皆爲無地之士雖給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地

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畿內諸侯皆稱子見鄭荅趙商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是也其祿士之外竝爲閒田與畿外附庸閒田相對但畿內閒田即是公邑畿外閒田非即附庸已封人爲附庸未封人則閒田畿內不言附庸無附庸也又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則閒田少畿內建九十三國則閒田多所以然者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朌賜故閒田多也

王制凡九州一節鄭以爲殷制但言元士不與不及閒田天子之田方千里一節鄭亦以爲殷制其注但言元

士亦不及閒田似若殷時無此一項者或係偶不及之經無明文姑闕

遂之公邑九同五十成十八分而去五得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受十三夫通之可受二十八萬五千家稍地公邑十六同六成二十五井十八分而去五得一百四萬四千六十二夫半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家縣地公邑二十二同七十五成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同四十成一百五十井一百四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六十八萬二千五百家畺地公邑二十七同十八分而去五

得十九同五十成一百七十五萬五千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八十一萬家計四處公邑共二百二十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家據賈疏以公邑之制亦與六遂同則亦下剤致甿但內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夫則出賦之夫亦未可定今特舉其概云

餘夫圭田

攷工記匠人疏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云古者卿以下至于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潔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

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有餘力者
受二十五畝半于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業多少有
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
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
陳祥道曰先王之于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
食或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詩所謂侯彊遂
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
以其家既受百畮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遂人上
地田百畮萊半之云云則所謂餘夫如之者如田萊之
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

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畮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畮是傅會之論也案陳氏解餘夫如之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

廛無夫里之布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朱子謂廛爲市宅此即面朝背市之市與上文廛而不征之廛雖彼是廛賦活字此是市宅死字而其地則同蒙引謂廛無夫里之布之廛與廛

而不征之廛當有分別爲廛而不征下則曰天下之商廛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又欲以鄉村民居之貨市者爲廛其說俱與朱子不合存疑力辨之云二廛字皆同均爲在市之宅蓋民有四民則總稱也此章曰士曰商曰旅曰農又曰民豈農商之外又有箇民耶鄉村民居之貨市總歸之廛耳豈有分耶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者見當時待商有此兩層市廛與貨並征已不是又舉先王之罰游民者幷取之益不是故先說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又說幷取不是此闡發朱子所以訓廛爲市宅之意最明

圁里數

何休公羊學天子圁方百里公矦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疏云孟子文與今孟子文王之圁方七十里不同

蜮術編卷六十四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吴江　迮鶴壽參挍
沈楙悳挍刋

說制三

制軍

夏官凡制軍王六軍賈疏經言王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太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六師卽六軍也然伍兩卒旅皆衆名易師象云師貞丈人吉止言師者出兵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

旅爲名言衆舉中言之也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類案葉時謂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近沈彤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六軍合七百五十乘不知六軍千乘古之定制諸說皆無據

鶴壽案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其用有三一曰征伐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眚伐壇削侵正殘杜滅是也二曰田獵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三曰巡守詩時邁其邦巡守也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兵所征伐甫動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疏云王巡守以軍從故也大司馬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罪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禁令涖誓主及軍器上言師下言大師二者不同大師言征伐之事則所言師者乃巡守非征伐也故注云大師謂王巡守及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以軍從矣大合軍者六師皆行也而雜問志

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以禮無正文耳天子海内之主安不忘危且云赦無罪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或曰詩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震疊不以兵矣且定三革隱五刃偃武行文帥諸侯而朝天子齊桓之所以立霸功也況天子巡守曷為威之以兵然後懼而服乎論者謂小宗伯立軍社大司馬涖釁主皆曰大師是命將出兵曰師天子親征則加大焉大合軍者天子治兵之禮然康成謂巡守若會同亦非無說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討之乃爲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王不巡守六服盡來朝故曰殷同亦曰殷國言其盛也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其政曰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國正邦國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稱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邁猶時邁則巡守有六軍見于此矣昭王南征抎于漢中穆王東征涡于沙衍周德之衰也宣王東蒐軍行嚴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故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東蒐者東巡守也遂東徙大合衆則巡守有六軍又何疑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狩作守讀爲狩蓋王巡守會諸侯而田獵因以修戎事故一名蒐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方行天下非巡守而何觀觀光揚烈曷嘗不誥戎兵也兵所以昭文德信矣向戍弭兵而春秋益亂蕭俛消兵而河朔遂亡安有天子而不合六軍者哉若夫六鄉之內七萬五千家家出一人為兵一車七十五人適合千乘其車則公家給之而云五百十二乘七百五十乘其謬不待辨矣

詩常武云整我六師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案鄭荅趙商問釋林碩難竝以六師即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散文則師軍通稱鶴壽案棫樸所云六師及之乃是追王後頌美之詞文王未嘗有六軍也康成誤以為文王實事故以二千五百人為師解之

車之卒伍

地官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

民田萊之數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賈疏司馬主將事故先于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于司馬處得法乃作起衆庶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

夏官司右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鄭注右謂有勇力之士充車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賈疏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灋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爲伍是車之卒伍也

春秋宣十二傳欒武子曰楚之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灋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鶴壽案陳氏禮書謂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車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裝有所齎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致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謂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見矣

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爲定其法即儆之大司馬制軍之法蓋周官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其所以獨言卒伍者以軍法起于伍成于卒也自伍至兩則以一甲士統之故每車甲士三人然則一乘者三兩之數五伍爲兩則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也四乘者三卒之數四兩爲卒則百人三卒三百人也百乘者三師之數五旅爲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七千五百人也五百乘者三軍之數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千乘者六軍之數七萬五千人也其爲卒伍皆五數配以車乘皆成三數蓋與圖書卦畫相參足見其爲先王制軍自然

之定法而非私智穿鑿之所能者

伍兩卒旅以徒而言而車亦有卒伍蓋一車七十五人則卒伍已寓于車及其用之而車又為卒伍之法則變化無窮矣陳祥道云三卒而車四乘以至三軍而車五百乘所謂卒伍已寓于車也左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亦有卒伍也鶴壽案古無騎戰之法六韜云一車步卒八十人一車當六騎置軍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兵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一里若返故道此雖依託之書而車亦用卒伍法

辨可任

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案鄭注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復多役少但復多役少反得晚賦早免殊不可解不知六鄉之內上劑致甿復者雖多役較國外爲重故旣輕其稅以優之而又晚賦早免以體恤之周官多饒遠之政亦未嘗不寬近也

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族師以時屬民而較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閭胥以

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鄭注夫家猶言男女也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案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陳及之以爲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力征與戎事有異況軍事不得以時日爲斷其說甚確均人之力政與戎事無涉也壽鶴案五經異義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戎服五經無明文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猶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之

以爲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
制所謂力政者挽引築作服戎者從軍爲士卒也胥徒
事暇二者皆勞于胥徒故早舍之惠半農曰漢因周制
五十六而免則五十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
周官合六十者五十之譌耳六十曰耆邦饗耆老外饔
訓京酒正共酒既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說未可非也
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曰童五尺內則成童十五以上
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
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晏嬰長不滿六尺謂之幼少
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
尺爲中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
爲夫杞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僮死焉末世之
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鹽鐵論云古
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
上血脈溢剛曰艾莊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故商師
若茶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
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孟康曰古
者二十而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
之疇官蓋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
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

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為民就田里而周官六十五猶征之其不然矣鄭司農曰九比者九夫為井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八月宗比是也舍者復除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除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疾者若今癃不可事復之

起徒役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鄭注羨饒也賈疏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鄭注大事謂戎事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

李景齊云司馬法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

通籍民數起徒役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六十四井爲家五百十二而僅止七十五人蓋不盡以爲兵陳及之亦同此說不知甸出七十五人者邦國之法小司徒家一人者畿內六鄉之制若以二者合爲一則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豈足以出六軍乎此謬也又云成方十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十里之成自甸外又加三十六井宜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蓋不盡以爲兵此又不知三十六井乃洽洫之家兹不使出軍賦謬而又謬者也

軍將

尚書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孔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各有軍士故曰六事

夏官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鄭注輿衆也行謂軍行列序官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鄭注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疏軍將皆命卿云云者皆據在鄉爲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

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皆有長是比長下士不言者以衆多官卑故略也案薛衡謂司馬掌兵餘卿無與其說非是

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賈疏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長鄰長皆因爲軍吏以領本民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

師帥旅帥亦有別使人爲軍將者鄉遂大夫非直不爲軍將幷亦不爲諸帥案先王命將原無一定鄭于大司馬軍將作兩法解之一是六官之長一是鄉遂大夫取其德任者最爲精妙薛氏不明此義遂謂六軍之將專用六鄉大夫非也至賈疏以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證三公爲將東征之事變也非常也豈得爲定制又以蘇綽有爽以作六師爲諸侯世子爲軍將皆近穿鑿兩司馬中士則伍長下士可以意推況地官比長下士有明文竝非衆多官卑略而不言直省文耳鶴壽案鄉以州名鄭注云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先生于帥以門名既引東門襄仲二語而于鄉以州名稱不引之何也帥以門名者舜典闢四門

鄭注云鄉士之職使為巳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鄉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于右今宗宋有澤門皙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蔡有檀門君趙有廣門官唐虞豈其然乎宋襄戰于泓而門官殲門官者軍之帥也宋向戌稱盧門合左師而華氏亦居盧門二族皆鄉而為軍帥謂之門官老以此其後遂為將軍晉六鄉號六將軍古者軍營在門故死事之老孤養以門闕之委積盡就其地而養之所以勵上而勸功也鄭瞞伐宋司徒皇父樂之彤班為御以敗狄于長邱宋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征者門闕之委積彤班食之因謂之彤門鄉以州名者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為東鄉其氏也為其名也入宇乃衍文晉國高士全隱于南鄉因以為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鄭也賈疏謂甄與為人皆當時鄉名失之居門者以門氏則居鄉者亦以鄉氏而巳

辨盡發之非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惟田與追胥竭

作鄭注鄭司農云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作賈疏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饒遠故也案徒役必留羨卒者重民力愼居守也田而竭作者農隙講武旣無嫌于擾民練習戎備實有國之大計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賈疏羨卒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不合

使羨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爲羨鵠壽宗餘子者闕士也呂氏春秋云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得戟亡矛說苑云佛肸以中牟叛城北餘子法衣入鼎戰國策云燕趙久相攻餘子之力盡于溝壘亦閒民也周書云成年餘子務藝儉年餘子務穡大荒餘子倅運莊子秋水篇有餘壽陵餘子司馬彪曰餘子未應丁夫蓋謂閒民也管子云餘子壯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然則閒民者非餘子之未仕而無田亦無行伍者乎呂氏春秋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平阿壽陵魏氏皆地名則餘子爲閒民信矣

詩采芑其車三千鄭箋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孔疏畿內六鄉地居四同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

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計千乘爲七萬五千人則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可得二千五百乘案廛里九等田亦在六鄉之內孔未算及今以載師注攷之郊內三十六萬夫內山陵等三分去一存二十四萬夫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上中下地受十五萬廛里九等田九者各爲萬家通不易一易再易受四萬五千夫總六鄉七萬七千家添四萬五千爲十二萬夫若以一家二人半通率之則有三十萬人第據康成以遂人溝洫之法與匠人井田之法判然不同鄉遂公邑皆用溝洫則鄉遂溝

洫稠多較之都鄙幾十數倍則應除治溝洫之夫自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及注疏竝無此文未可憑斷則六鄉實受地者雖可定之以十二萬夫而其出賦者尚未可定也要之必不能給三千乘蓋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矣斷非六鄉之所能供也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公邑周禮田與追胥李景齊以爲田乃暫時事則不惡其爲盡征也即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耳若遠行征伐決無空國而往之理賈公彥原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采地又不足徵邦國之說亦決無必待六鄉盡起尚

不足而始徵外兵之事若然則六鄉疲憊已極而邦國永無徵發時矣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正卒或徵邦國之兵而鄭以爲羨卒盡發者特宣王承亂權用耳非先王之正法可知鶴壽案鄉遂都鄙之田制既異則其軍賦亦異錢溉亭謂鄉遂乘七十五人都鄙乘三十人大抵鄉遂出二千乘都鄙出八千乘是爲天子萬乘論者謂都鄙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亦當去其賦如此則車多人少不得不借鄉遂以足之是不然治洫治澮之夫聞其不出稅未聞其不出賦也都鄙之賦不計句而計成信南山箋云句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斯非計成出賦之明文乎論者以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爲賦止于句之證不知此即班固所謂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如其說則有句無成矣無成是無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出車亦不得有二千乘此則不合于周官芑箋所云者及國出車之法也康成于此周禮

時言畿內出車故依王制三分去一之說而以其所餘者為成于是周禮可通而成亦必出賦成既出賦則都鄙不患其人少矣是故三分去一亦三分取一則鄙縣都八十四同之中取其二十八同已足八千四百乘之數然則成出一乘者以下地為率要之三百家而出一乘則雖以通之中地上地可矣都鄙所出止八千乘則三百一十五家而出一乘稍百八十萬夫受田六十萬家出千九百有五乘縣二百五十二萬夫受田八十四萬家出二千六百六十六乘都三百二十四萬夫受田百有八萬家出三千四百二十九乘大率二十分而去一以得其所去之乘即可以得其所出之乘知是而都鄙之人固有餘也何必取之于鄉遂哉然則鄉遂之所餘出賦乎曰鄉所餘多賈商芻牧之人受其田遂所餘則餘夫出耕之田也皆非正卒安得而出賦餘夫不足以盡遂之所餘則尚當有商賈芻牧之入載師特言其略耳且都鄙受田豈皆正卒出賦者乎但以通率率之而從而變通焉則鄉遂有出稅不出賦之家都鄙有出賦不出稅之家而田制軍制皆明矣

王應電疑比閭族黨州鄉為伍兩卒旅師軍則征行用

衆百里之內曠然無人何以居守因謂比閭者教訓其
居民之法伍兩者部署其勇力之法所謂伍兩特臨時
簡閱十家而取一人不知征行之時羨卒固在居守何
患無人先王寓兵于農若臨時簡閱則仍後世苟且之
計豈其然乎王氏亦惑于羨卒盡發之言耳不知古無
此法也

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
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等軍皆出于鄉遂賦
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春

秋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矦邦國若諸矦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境內之兵案鄭司農曰合鄉遂可制十二軍而僅制六軍蓋以遂爲鄉之副倅鄉不足斯取諸遂其寬民力一也民之可任者雖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别然每家惟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以備更休其寬民力二也六鄉以三劑致甿而六遂概以下劑爲率則正羨之外雖可任而幷不用爲羨者更多矣其寬民力三也以此知古

無盡發之事

六軍統于大司馬而大司馬九伐之法明載夏官章俊卿陳傅良陳祥道謂天子有事于四方但徵諸侯之兵而內兵全不出者非也惟是賈公彥孔穎達所云鄉不足取遂以遞及于邦國者若專指正卒而言則可倘泥康成羨卒盡起一言空其國不足乃他有徵發是先虛其內以實其外誠有如諸儒所疑矣

邦國鄉遂之軍

夏官大司馬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鄭注鄭司農云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半天

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賈疏此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亦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春秋襄十四疏夏官大國三軍云云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諸侯五等惟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于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悉同于侯也案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然則大國者專指公而言宜從賈說惟魯侯爵而得有千乘與他國異

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范注周禮萬有二千

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

大國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六乘餘五十人此皆邦國常征之所用其畸零不滿一乘者蓋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古有徒兵不盡爲車抑或以鄉之所出與境內所出通融配合如孔氏所云元科之兵不必定屬

本車者邪孜之說文軍從車從包是知軍以車成當以
後說爲正陳祥道曰記云制國千乘語云道千乘之國
然賦雖至千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則五百乘而已
蓋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案此條
剖晰邦國常征盡發二法極爲明了知此則包咸之妄
可破魯頌兩言之疑亦可決矣鶴壽案欲明邦國出賦之法必先知邦國土地
之數以上三條但論三軍二軍一軍而不詳孜五等之
國則其制仍不明也今案諸公封疆方五百里凡二十
五同每面二百五十里分郊甸稍縣畺爲五節每節五
十里其食者半穀土三等地爲方百里者二以三等稅
法通率之當上地方百里其餘爲廛里采邑山林出稅
之地其不食者半爲溝洫山澤邑居及名山大川附庸
閑田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皆依此算惟男百
里皆爲上地不用通率之法無山林六等地公國郊內

九萬夫除山澤邑居三萬二千四百夫穀土三等地三萬五千一百夫置出稅者萬七千五百五十家廛里九等地二萬二千五百夫置出稅者二萬二千五百家侯國郊內五萬七千六百夫除山澤邑居二萬有七百三十六夫穀土三等地二萬二千四百六十四夫置出稅者十萬一千二百三十二家廛里九等地萬四千四百夫置出稅者萬四千四百家伯國郊內三萬二千四百夫除山澤邑居萬一千六百六十四夫穀土三等地萬二千六百三十六夫置出稅者六千一百十八家廛里九等地八千一百夫置出稅者八千一百家子國郊內萬四千四百夫除山澤邑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穀土三等地五千六百一十六夫置出稅者二千八百有八家廛里九等地三千六百夫置出稅者三千六百家男國郊內三千六百夫除山澤邑居千二百九十六夫穀土上地千八百四十四夫置出稅者千八百五十四家廛里九等地四百五十夫置出稅者九百家畿王畿之地大故所置六鄉在郊內侯國之地小則一置鄉必兼及于郊外也

唐仲友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城分土之等

孟子頒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强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成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

過于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宅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第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丁

何給之尚未足食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於
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于何取
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只二
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
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與曰
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玫之
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
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
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

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

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
同于男矦上同于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
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
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
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
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鳬繹遂荒徐宅
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
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
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
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于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

而言之于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于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男言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侯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乎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于俾侯有

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
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
唐氏以百里不足爲公矦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
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兵六萬與井牧不合
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爲邦國
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矦伯三
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
焉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
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
一百六十六乘餘五十人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

出而以爲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說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遠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注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此種本不足辨恐混學者之目特採其說而略辨之鶴壽案唐仲友之說固屬支離而此條所駁亦有謬處如云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今案公五十里井四面言之止有方百里山澤邑居三分去一再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止有三萬家三軍三萬七千五百

人豈能出白方百里之地丹至于子男十里井四面言之止有方二十里卽使不除山澤邑居卽使皆爲上地不用三等通率亦止有三千六百家其何以備一軍哉

邦國境內之軍

漢刑法志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案成與甸一法也成通治洫甸據出賦故竝舉之然此一段本係班氏撮敘古者軍

賦之大要今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爲邦國郊外之制偏舉一端言之者古者軍賦雖鄉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之同故舉以爲言其餘不備列也鶴壽案前論侯國鄉遂之軍而不言侯國鄉遂之制此論侯國都鄙之軍而又不言侯國都鄙之制將使人暗中摸索邪抑未知侯國鄉遂都鄙之大小故置之不問邪若徒論侯國出賦之法則鄉遂家出一人七十五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給革車一乘鄉爲正卒遂爲副卒與王畿鄉遂同郊甸則九十六家出甲士一人四家出步卒一人二百八十八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具革車一乘與王畿都鄙異夫人而知之矣

千乘

論語千乘之國馬融注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咸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晏集解以爲融依周禮咸依王制孟子疑義故兩存焉案一成當有百井是八百家出車一乘十井爲乘是八十家出車一乘馬包各爲一說朱子詩集傳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注云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

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爲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此主馬融說孟子首章集注云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此主包咸說朱子又云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當以此論爲定然朱子亦但舉其大略而已

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于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

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于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貳于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城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

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周公攝政致太平制
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于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
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
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是也
馬融以爲千乘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
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數語最可玩味蓋左
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
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
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

以成王欲廣魯于天下故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云云趙岐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此以夏制為周制者則為傳聞約略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為百里已九有奇矣尚得以為百里乎左傳鄭子產適晉獻捷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乃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至于先儒欲合異為同說愈多而愈舛一則陳君舉說謂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

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有奇其說與王制合朱子辨之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矦則六矦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一則陳用之說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庸然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公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方四百者則爲方百里者十六豈矦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十有五乎推之伯子男皆不能通

今說千乘一以馬鄭及朱子之言爲斷

畿內都鄙皆爲井田其閒除不滿成但治溝不扣算外滿成則但有洫滿同則兼有澮澮倍于洫故除去治之之夫亦異而成與同出賦之法亦各分爲二說已詳見前今邦國郊遂外亦爲井田亦當除去洫澮則甸出七十五人之說亦宜分成與同爲二方爲的確但先儒皆舉其大略未有細推及此也今姑闕之

鶴壽案侯國都鄙之制要亦無難核算公國郊外二百十六萬夫公邑除山澤邑居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一夫穀上三等地十四萬四千九百夫置出稅者七萬二千四百五十家溝洫三等地八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夫置治洫者四萬有六百六十二家三卿五大夫采邑除山澤邑居十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夫穀土十一萬九千有七十夫七十二畝置出稅者

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家有奇溝洫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七夫二十八畝置治洫者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家不足其餘爲山林六等地以及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兵國郊外百三十八萬二千四百夫公邑除山澤邑居十三萬八千三百六十八夫二十五畝穀土三等地十五萬七千五百三十六萬置出稅者七萬八千七百六十八家溝洫三等地八夫八千四百五十二夫置治洫者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六家三鄉五大夫米地除山澤邑居十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夫穀土十一萬九千有七十夫七十二畝置出稅者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家有奇溝洫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七夫二十八畝置治洫者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家不足其餘爲山林六等地以及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伯國郊外七十七萬七千八百夫公邑除山澤邑居六萬六千三百七十九夫五十畝穀土三等地七萬五千五百六十四夫置出稅者三萬七千七百八十二家溝洫三等地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夫置治洫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二家三鄉二大夫米邑除山澤邑居萬有三百六十八夫穀土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夫四十八畝置出稅者五千八百九十八家有奇溝洫六千六百三十五夫五十二畝置治洫者三千

三百十八家不足其餘爲山林六等地以及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子國郊外三十四萬五千六百夫公邑除山澤邑居三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畝穀土三等地三萬九千三百八十四夫置出稅者萬九千六百九十二家溝洫三等地二萬二千有三十二夫置治洫者萬一千有十六家三卿釆邑除山澤邑居九百七十二夫穀土千一百有五夫九十二畝置出稅者五百五十三家不足溝洫六百二十二夫八畝置治洫者三百十一家有奇其餘爲山林六等地以及名山大川附庸閒田男國郊外八萬六千四百夫公邑除山澤邑居萬七千二百四十五夫七十一畝穀土上地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夫四畝置出稅者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家有奇溝洫上地萬一千有十六夫置治洫者萬一千有十六家三卿釆邑除山澤邑居四百八十六夫穀土五百五十二夫九十六畝置出稅者五百五十三家不足溝洫三百十一夫四畝置治洫者三百十一家有奇其餘爲名山大川附庸閒田惟無山林六等地此五等國之細數可致而知者能知其細數則可以核算出賦之法矣

詩閟宮公車千乘毛傳大國之賦千乘孔疏明堂位云

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公徒三萬鄭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何楷曰先儒皆據漢書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車千乘然王制孟子皆言大國百里何從有三百一十六里及攷周禮公五百里矦四百里與左孟不合因再四尋繹更以詩公車千乘之制求之然後知周禮之果不謬大司徒職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矦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

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貢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畱半卽足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矦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畱自用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畱四分之三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據此說則所謂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卽依此法以諸矦之地推算計封疆方四百里爲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當存十萬六千

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而貢其一于王尚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則畱供本國之用者也以邱甸法合之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由此積之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卽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漢書求其說而不得于是增同十爲封一條以求合乎千乘之數而其實無此制也案何氏以方四百里者推算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法恰得千

乘自謂栩獲不知邱甸之制本有二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四井實出稅者而言有成出車一乘通旁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氏忘卻旁加之成但以甸算何立說之鹵莽也至于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子而言與軍賦本不相涉强爲牽合亦不可從

鶴壽案諸公食者半侯伯食者參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此指地之可食者而言如左氏異義所謂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是也蓋穀土之外又兼有此可食之地注疏據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以爲入貢于王非是

戴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蓋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耳

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葢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杜預注春秋作邱甲謂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說本周禮而以漢刑法志雜之刑法志亦本司馬然司馬法與周禮有合有不合其合者方可據其不合者不可執以定周禮也康成據司馬法甸出車一乘每車士卒共七十五人之說謂千乘合境所出五百乘常征所用計應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故言三萬其說非是

案司馬法文引之者非一其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小司徒注所引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服虔左傳注所引見于信南山正義者也爲通爲成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邱爲甸云云據實出稅者而言實卽一法猶一車三十人一

車七十五人一者不同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卹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則小司徒疏云鄭注論語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甚明觀鄭于論語注服杜于春秋左傳注所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說獨于小司徒畿內事則引三十人說足知賈說之精矣今魯頌正邦國事戴氏以都鄙事說之非也又古者每車士徒共七十五人此定法也孔穎達于書牧誓疏禮

坊記疏春秋成公元年疏皆謂征課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旣至臨時配劄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如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亦不必符原科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是元科兵非軍法明矣至武王所用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此孟子文戴氏据之謂一車甲士十人書序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卽甲士亦卽百夫長孔疏謂一車士徒共百人甲士惟一人皆非也革車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不相涉公于無虧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賦異于常當曰衛爲狄滅戴公廬曹使人戍守非尋常征戰事

可比以之篇證更未足據鶴壽案何晏論語注引馬融曰十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如馬融說則大國千乘皆計地出之矣不知軍制有三鄉出賦之法有閭境出賦之法三鄉七十五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一乘其車則公家給之邱甸采邑二百八十八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一乘其車則民閒具之大國千乘合三鄉邱甸采邑之賦在內三鄉出三萬七千五百人為三軍三軍三遂為副卒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三軍五百乘此常征之數也若夫閭境出賦則令邱甸采邑之家出甲士千五百人步卒三萬六千人革車五百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雖合三鄉邱甸采邑所出不止于千乘而以千乘為限此盡發之數也然則計地所出者僅五百乘耳若出千乘則并三軍所給之五百乘凡有千五百乘矣故馬融說以為算法則可以為實制則否閟宮疏云公車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事不同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出軍之常也諸侯三軍出自三鄉公徒三鄉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公車千乘自謂計地

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侯國出三軍若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境內皆使從軍復有計地出軍之法鄉之出兵軍為常故家出一人計地出軍則非常故成出一軍優之也今案孔穎達分三鄉出軍計地出軍為二則是其謂公徒在千乘外則非蓋公徒三萬七千五百人備五百乘其餘計地所出又得五百乘合之為千乘則公徒亦在千乘中矣

蛾術編卷六十五終